



建立了美国成功精神的魔书
献给处于陌生环境或逆境中的孩子们



太阳溪农场的丽贝卡

Rebecca of Sunnybrook Farm

(美) 凯特·维珍/著

冯瑞贞/译

刘荣跃/审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Rebecca of Sunnybrook Farm

(美) 凯特·维珍/著
冯瑞贞/译
刘荣跃/审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太阳溪农场的 丽贝卡



太阳溪农场的丽贝卡 / (美)凯特·维珍著;冯瑞贞译.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411-2893-6

I. ①太… II. ①维… ②冯…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 157425 号

太阳溪农场的丽贝卡

TAIYANGXI NONGCHANG DE LIBEIKA

(美) 凯特·维珍著 冯瑞贞译 刘荣跃 审译

山 品 人 黄立新
策划组稿 胡 焰 郭 健
责任编辑 朱 兰 (邮箱: 441917894@qq.com)
李亚南 (邮箱: 373143057@qq.com)
责任校对 汪 平等
责任印制 喻 辉
插图作者 黄 波 黎 黎
封面设计 陈伟明
版式设计 史小燕 黄小骏
书 号 ISBN 978-7-5411-2893-6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75千
插 图 20幅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发行部]
(028) 86259307[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成都金星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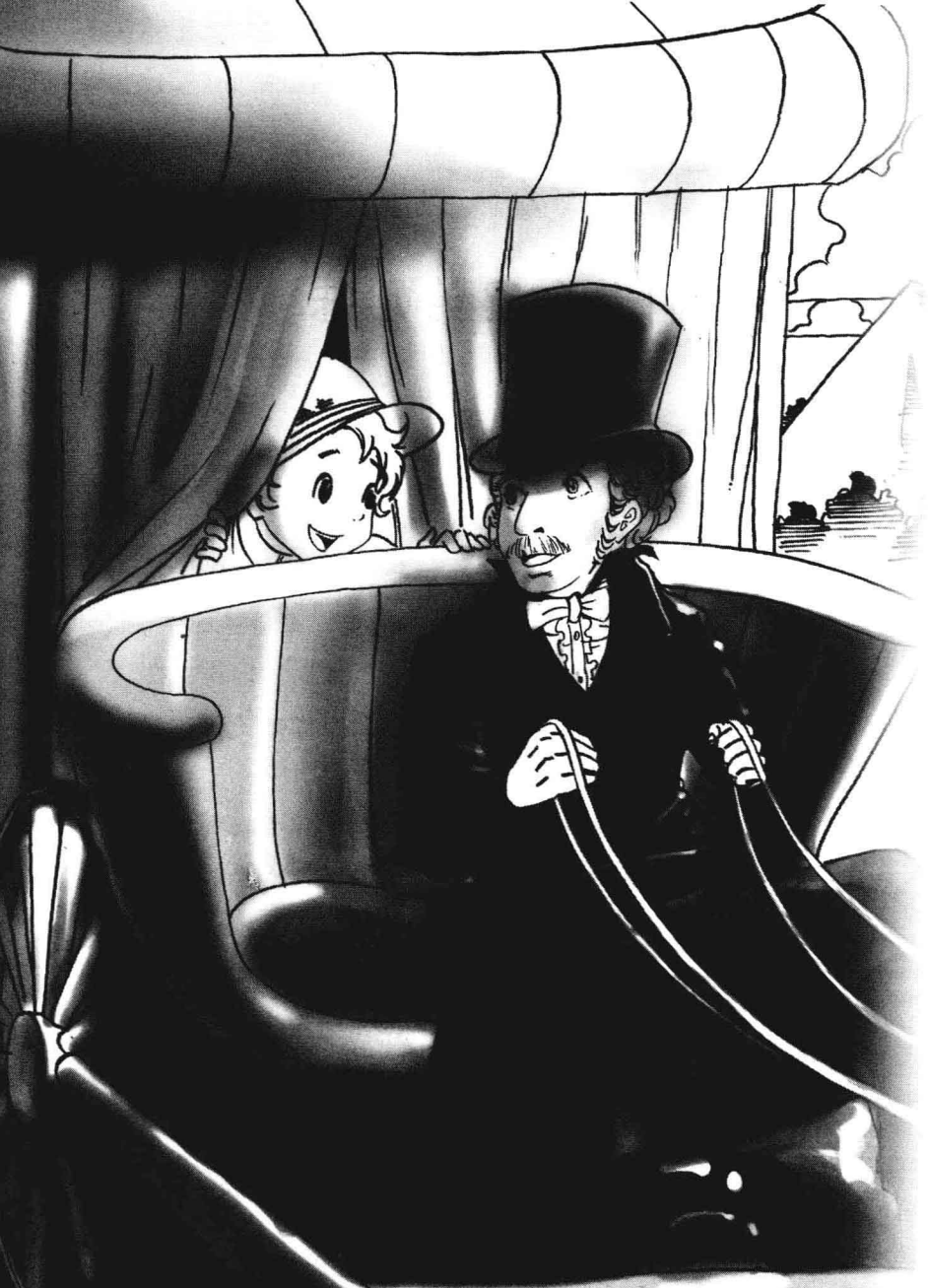


我们七个兄弟姐妹

旧驿车行使在这条从美坡伍德到利维保罗的小路上，辘辘作响，尘土飞扬。虽然只是五月中旬，天却热得如同仲夏。赶车人杰里米亚·科博先生虽然对他的马宠爱有加，但是有些差事他也不好推辞，所以常常见他用马车运送邮件。一路上有很多小山丘，他松松地挽着缰绳，懒洋洋地斜靠在驾驶座上，把一条腿伸在挡泥板上。他把旧宽檐帽子压在眼睛上面，左脸颊不停地运动，咀嚼着烟叶。

驿车上只有一个乘客……一个头发乌黑、穿着暗黄色花布裙子的小女孩儿。她太瘦小了，尽管她直挺挺地坐着，伸直双脚顶着中间的座位，戴着棉布手套的双手使劲抓住两边的扶手，努力地想在车子里面保持平衡，可还是在皮椅子上滑来滑去。每当马车轮子陷进深一点儿的车辙里，或者突然从一块石头上面轧过，小女孩儿就会被马车抛得跳到空中，然后再落回到座位上；每当重新坐稳后，她总是要把那顶滑稽的小草帽往后推一推，再把她那粉红色的小遮阳伞拿起来





摆放好，这似乎是她的一项主要使命。其实，她更主要的心思是放在一个珍珠钱包上，只要路面状况允许，她总是要看看这个钱包，每当看到包里的钱既没有丢失也没有减少时，她都会露出由衷的满足感。科博先生不会了解到这位小乘客在路途中的这些烦恼，他的职责只是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并不一定要保证他们路途舒坦。事实上，他已经忘记这个身材矮小、并不引人注目的小乘客了。

那天早上，科博先生正要离开美坡伍德邮局，有个妇女从一辆马车上跳下来，迎着 he 跑过来，询问这是否是利维保罗的驿车，并问他是否就是科博先生。得到肯定答复后，她对一个站在街角、急切等候的女孩点了点头，那个女孩立即飞跑了过来，唯恐耽误一秒钟似的。这孩子大概有十岁或者十二岁，但是，无论她有多大，她的样子看起来都比实际的年龄要小。母亲扶着她坐进驿车，把一个包袱和一束丁香花放在她身旁，又在她身后放了一个陈旧的毛织箱子，最后，小心翼翼地数着手里的银币，付了车费。

“请您把她送到利维保罗我姐姐的家里，”她说，“您认识米兰达·索亚和简·索亚吗？她们住在那幢砖房子里。”

这话可真是问对了人，科博先生太熟悉那姐妹两个了，就好像是他把她们造出来的一样。

“这孩子就是要到那里去，她们正等着她呢。一路上您能不能照顾照顾她？她可能会走出车厢和别人聊天，或者找





人上车和她做伴儿，她真的会这样做呢。——再见，丽贝卡，别淘气，在车厢里安安静静地坐着，这样才能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地到姨妈家里。可别给科博先生添乱！——你看，她有多激动！昨天我们从汤普朗斯坐车，在我亲戚家里住了一个晚上，今天早上又从她家出发，走了八英里，来到这里。”

“再见，妈妈，别担心；您知道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出门旅行了！”

母亲窃窃地笑了，她对科博先生解释说：“她曾经去过维尔汉姆，在那里住过一个晚上；这点路程可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

“可那的确是旅行啊，妈妈，”小女孩儿急切而又固执地说，“我们离开了农场，用篮子带了午饭，又坐马车又坐蒸汽汽车，还带了我的睡衣呢。”

“就算我们出去旅行了，也不能对全村人都宣扬啊！”母亲打断这位经验丰富的旅行家的回忆。“难道我以前没有告诉过你吗？”她压低声音对女儿说，试图最后一次给女儿立规矩，“你可不能大声谈论睡衣啦、长筒袜啦这些东西，尤其是有男人在旁边的时候。”

“我知道了，妈妈，我再也不会这样啦！我想说的是——”这时候科博先生已经坐上驿车，“驾”了一声，甩了甩缰绳，马儿们迈开稳重的步伐，开始执行它们的日常任

务。——“我想说的只是，那的确是一次旅行，如果——”驿车这时候已经上路了，丽贝卡不得不从车门上面的窗子探出头来，好把话说完——“如果带了睡衣的话，那就的确是旅行了！”

尽管兰德尔太太不想听到女儿丽贝卡大声说出这句有伤大雅的话，但是它却在她的耳边一直萦绕着，直到她目送驿车在视线里消失。随后，她收拾好放在杂货店门口长凳上的包裹，上了一辆停在系留柱旁的马车。要掉转马头准备上路回家时，她在车上踮起脚尖，手搭凉棚，看着远去的驿车消失在一片尘土中。

“我猜想，丽贝卡一定会让米兰达手忙脚乱的，”她心中暗想，“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们这样做都是为了塑造丽贝卡，好让她长大、成才。”

以上的情景都是半个小时以前发生的，一路上烈日炎炎，空气闷热，尘土飞扬，加上科博先生正全神贯注地想着自己即将去大都市米尔顿办事情，一向头脑迟钝的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承诺，把照看丽贝卡这件事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突然，他听到一个很稚嫩的声音，这声音比车轮行驶的辘辘声和马具的吱吱声略高一点。起初，科博先生以为那是蟋蟀的吱吱声，或者是树蛙的呱呱声，或是小鸟的唧唧声，可是，当他确定了声音传来的方向以后，他转过头去，看到





一个小小的身躯正在尽力探出窗外。一条长长的黑辫子伴着驿车的颠簸而来回晃动，这孩子一手拿着帽子，另一只手拿着那把小巧的遮阳伞，她想要拍打赶车人，却怎么也够不着。

“请您让我说句话！”她喊道。

科博先生听从命令，勒住了马缰绳。

“如果我想坐在你旁边，得多付钱吗？”她问道。“车厢里面太滑了，太阳又太晒了，这个车厢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大了，我在里面撞来撞去，差不多是青一块紫一块了；还有，这些窗子太小了，我只能看到一点点窗外的风景；为了看箱子有没有从后面掉下去，我都快要脖子伸断了，那可是我妈妈最喜欢的宝贝箱子啊！”

科博先生耐心地听完了这一长串的讲话，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长串滔滔不绝地抱怨，然后幽默地说：“如果你想出来，就过来吧；坐在我身边是不额外收费的。”随后他扶着小女孩儿走出车厢，又把她抱上前面的驾驶座，然后再坐回自己的位子。

丽贝卡小心翼翼地坐下来，仔细地抚平坐在下面的裙子，把她的遮阳伞打开放在她和科博先生中间。然后，她把帽子向后一推，脱下那双手工缝制的白色棉手套，兴高采烈地说：

“啊，这样好多了！这才像旅行的样子！现在我可是个

真正的旅行家了。刚才在车厢里我感觉像一只关在鸡笼里的小母鸡。但愿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旅途！”

“哦！我们的旅途才刚刚开始，”科博先生和蔼地说：“恐怕得要两个多小时呢。”

“才两个小时啊，”丽贝卡叹了口气说，“那就是一点半到达；妈妈那时候就到安表姐家了，农场家里的孩子们午饭也该结束了，汉娜会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自己带了午饭，因为妈妈说，不能饿着肚皮到砖房子，一见面就让米兰达姨妈做饭给我吃，这可不是个好的开头。是我成长的日子了，对吧？”

“当然是啦；天太热了。你怎么不打起你的遮阳伞呢？”

她一边把裙子抻了抻，盖住了那把遮阳伞，一边说：“哦，天哪，不！太阳出来时我是从来不打伞的；你知道吧，粉红色是特别容易退色的，所以我只是在有云彩的礼拜日才会带上这把遮阳伞；有时候太阳突然出来了，我就得手忙脚乱地把伞盖起来；它是最心爱的东西，只是照顾它确实很费事。”

此时，一个念头渐渐地渗透到科博先生那缓慢运转的头脑里：坐在他身边的这只唧唧喳喳的小鸟与平时他见识过的小鸟完全不同。于是，他把马鞭放回原处，腿从挡泥板上收了回来，又向后推了推帽子，把嘴里一直咀嚼的茶叶也一口吐向马路。这样清理好自己的头脑后，他开始认真仔细地打





量起眼前这位小乘客，而丽贝卡对这样的打量则报以天真、好奇而友好的凝视。

这孩子身上的暗黄色印花布裙子虽然退色了，但却洗得干干净净，而且还浆洗得硬邦邦的。她棕色的细长脖子从裙子的立领中钻出来，头看上去很小，似乎不能承受那根长长的、垂到腰间的、深色发辫的重压。她戴着一顶奇怪的白色麦秆遮阳帽，这也许是最新流行的一种儿童帽子，又或许是临时找出来应付场面的过时的帽子。帽子边檐装饰着一圈暗黄色的带子，帽子的一边还插着一簇棕黑色的豪猪刚毛，这簇刚毛直挺挺地立在她的耳朵上面，这让那女孩子看起来稀奇古怪、与众不同。她的脸上没有什么血色，脸部的轮廓十分突出。就面部特征而言，她只是个平常的女孩。科博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品评到她的鼻子、前额和下巴这些部位，就已经被她那双眼睛深深地吸引住了。丽贝卡的眼睛非常真诚，——“双眼充满希望，可以洞穿一切。”这双眼睛在她美丽弯曲的眉毛下面闪烁，像两颗明亮的星星，在黑暗中时隐时现。她轻轻一瞥时，眼神里充满了永不满足的好奇和渴望；她注视凝望时，眼神熠熠生辉而又神秘莫测，似乎要努力看透一件事情，一片风景，或者某一个人。没有人能够解读丽贝卡的眼睛的魅力。学校老师、汤普朗斯的牧师都曾经想要弄明白为什么这双眼睛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但是他们的努力都是徒劳；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夏天来村庄，准备画红色的谷



仓、废弃的磨坊和村庄的小桥，最终却不得不放弃这些乡间美景，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这个乡村女孩的脸上——这孩子普通的小脸因为一双动人的眼睛而变得无比灿烂，她的双眼传递着信息与灵感，传递着些许的催眠力和深邃的洞察力，人们无法克制地想要探求那深邃的双眼，永不疲倦，似乎从那双眼睛里能够读出自己内心的思想。

科博先生还没有得出上述结论；他当天晚上回家后，对他的太太提起丽贝卡时，只是说，每当那孩子看他时，他都会受到某种震动。

“这把遮阳伞是一个会画画的罗斯小姐送给我的，”与科





博先生对望后，丽贝卡已经把科博先生的容貌记在了心里，她说。“你看到那粉色的双层折叠板，白伞顶和白手把了吗？那可都是用象牙做的。手把上有点疤痕，你看，那是方妮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用嘴啃的，从那以后，我对方妮可没有以前那么有好感了。”

“方妮是你的妹妹吧？”

“我妹妹中的一个。”

“你们家有几个兄弟姐妹？”

“七个。有一首关于七个孩子的儿歌呢：——

‘少女的回答如此机敏，

哦，主人，

我们是七个兄弟姐妹！’

我学了这首儿歌，可是当我在学校唱的时候，有些讨厌的同学就会笑话我。汉娜是老大，我是老二，然后是约翰，接着是珍妮，后面是马克，再后面是方妮，米拉是老小。”

“哇！真是一个大家庭啊！”

“太大了，人人都会这么说，”丽贝卡出人意料的、完全成人化的坦白弄得科博先生有点不好意思，科博先生只好嘟囔地说了声“我的天哪！”然后又往嘴里塞了些茶叶，用左颊嚼了起来。

“他们都很好，但是孩子多了就成了麻烦，养活这么多孩子要花很多钱，你知道吧，”她继续说道。“这么多年来，汉娜和我没做别的事情，就是每天晚上负责帮助弟弟妹妹们脱衣服上床，第二天早上再给他们穿上衣服，帮助他们下床。不过，现在不用了，这真让人欣慰，等我们都长大成人了，家里的抵押贷款也还清了，我们就会有好日子过了。”

“现在不用了？哦，你的意思是你已经离开家里了？”

“不是的，我的意思是他们都长大了，不需要照顾了；我们家不会有新成员了。妈妈就是这么说的，她总是说话算数。生完米拉之后，妈妈就再也没有生孩子了，米拉已经三岁了。她出生的那一天就是爸爸去世的日子。米兰达姨妈本来是想要汉娜，而不是要我到利维保罗去的，但是妈妈腾不出汉娜；她做家务比我做得好多了，汉娜就是这么能干。昨天晚上我告诉妈妈，如果我不在家，家里再添新婴儿的话，就请一定把我叫回来，因为如果有个小婴儿，就得汉娜和我两个人来照看，而妈妈还要为大家做饭，还要照顾农场。”

“噢，你们家住在农场里，农场在哪里啊？——就在我上车的那个地方附近吗？”

“附近？才不是呢，我看得有几千英里！我们乘汽车从汤普朗斯出发，然后又走了很长的路到安表姐家，在那里过了一夜，然后起床又坐很长时间的车到美坡伍德的驿车站。我们的农场离哪里都很远很远，但是我们学校和教堂都在汤





普朗斯，那里离我们家只有两英里的路程。和你一起坐在这里，感觉特别美好，就像爬上教堂的尖塔一样。我认识一个男孩子，他曾经爬上了教堂的尖塔，他说站在上面往下看，下面的人和奶牛就像苍蝇一样小。我爬上去的时候，没有看见任何人，但是我看到的奶牛却让我失望——它们看上去并没有我期望中那么小；也没有我们在下面和它们一起时那么大，对吧？男孩子总是做些刺激而有趣的事情，女孩子就只能做男孩子剩下的枯燥而无聊的事情。女孩子不能爬得太高，不能走得太远，不能在外面待得太晚，也不能跑得太快，反正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科博先生用手背擦了擦嘴巴，喘了口气。他感觉到自己好像被人驱赶着从一座山峰跑向另一座山峰，中间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我好像还是没弄清楚你们家农场的位置，”他说道，“不过我去过汤普朗斯，一路上也很快活。你们家姓什么？”

“兰德尔。我妈妈的名字是奥蕾莉亚·兰德尔；我们的名字分别是：汉娜·露西·兰德尔，丽贝卡·罗恩娜·兰德尔，约翰·哈利法克斯·兰德尔，珍妮·林德·兰德尔，马奎斯·兰德尔，方妮·埃尔斯勒·兰德尔，和米兰达·兰德尔。我们七个孩子中，有一半人的名字是妈妈取的，另一半人的名字是爸爸取的，可是我们的总数不是偶数，于是爸爸妈妈决定用利维保罗的米兰达姨妈的名字来给米拉取名；他们希望这样做

可以给这个孩子带来好运，但是，好像这个名字并没有给家里带来什么好处。现在我们都叫她米拉。其实，我们都是用一个人的名字命名的。汉娜的名字取自一首儿歌《坐在窗前缝袜子的汉娜》，我的名字取自《劫后英雄传》，约翰·哈利法克斯是一本故事书中的男主角；马克的名字来自马奎斯·德·拉法叶特叔叔，他是双胞胎中的一个。（双胞胎一般都不能同时长大成人，三胞胎就更不可能了，——你知道吗，科博先生？）我们不叫他马奎斯，就叫他马克。珍妮的名字来自一个歌星，方妮的名字取自一个美女舞蹈家，但是妈妈说她们两个的名字都太不相配了，因为珍妮唱歌根本就找不着调子，而方妮天生就是一副硬腿，跳不了舞。妈妈本来想，只叫她们简和弗朗西斯，而不叫她们中间的名字，但是，她说那样对爸爸太不公平了。她还说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站在爸爸的立场支持爸爸，因为爸爸周围所有的事情都和他作对，要不是运气这么差，爸爸也不会死得那么早。我想关于我的兄弟姐妹，我就只能说这么多了。”丽贝卡严肃地结束了她的自我介绍。

“我的天哪！我觉得已经足够了，”科博先生突然迸出一句话。“天底下的名字已经被你妈妈选得差不多了！你的记忆力真是太强了！我猜想学校的功课对你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吧？”

“功课倒没什么；麻烦的是要穿上鞋子才能去学校上课。





我的新鞋子必须要穿够六个月，妈妈总是说要节省鞋子。可是，除了脱掉鞋子光脚走路，好像没有什么办法能节省鞋子；但是在利维保罗我不能光脚走路，这会给米兰达姨妈丢脸的。一住到米兰达姨妈家，我就得去上学了，两年后再去维尔汉姆神学院继续深造；妈妈说这样会塑造我的性格，对我有好处！我打算毕业后像罗斯小姐那样做个画家，不管怎么样，这是我自己对未来的打算。妈妈认为我最好将来做老师。”

“你们家的农场是不是老霍布斯农场？”

“不是的，我们家的农场是兰德尔农场。妈妈是这么叫它的，而我把它叫做太阳溪农场。”

“我觉得只要你知道它在哪里，随便叫它什么名字都没多大关系，”科博先生倚老卖老地说。

丽贝卡全神贯注地看着他，有点责备、甚至有点严厉地说：——

“噢！你可不能像别人一样也这么说！你给一个东西起的名字不同，叫起来的感觉就不同。如果我说兰德尔农场，你能想象出它的样子吗？”

“不，我想象不出来，”科博先生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那么，如果我说太阳溪农场，它会让你想起什么？”

科博先生觉得自己好像一条离开海水在沙滩上喘气的